

天

史

天史卷之一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大逆二十九索

隋煬帝大逆無道

煬帝名廣，封晉王。隋文帝仲子也。初帝立太子勇，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不悅，廣伺求勇過，矯情飾詐，與勇相傾。帝性好節儉，每幸其第，廣悉屏

去美姬。以老醜者給事。衣服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塵埃不拂。帝悅之。又與用事大臣左右相結。由是聲名特著。帝遂決意廢立矣。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爲庶人。立晉王廣爲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仁壽四年。帝不豫。廣侍疾。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廣所逼。拒之得免。帝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當大事。速召吾兒勇來。廣遂同右庶子張衡。弑帝於大寶殿。而殺故太子勇。流大臣柳述。元巖等於嶺南。是日。晡後。封小金合。遺陳夫

入是夕廣遂悉焉。明日發喪卽位。爲大業元年。以楊
業爲尚書令。起役丁二百萬人。大營東京宮室。命內
史封德彝等發江嶺之間。奇材異石嘉木異艸珍禽
奇獸以實西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
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丈。臺觀宮殿羅列山上。
海北有渠縈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
以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剪綵爲花。或月夜上縱
官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游曲。於馬上奏之。元年
西苑城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汴水以達於

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於江溝廣四十步傍築御道樹以楊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造龍舟及雜彩船數萬艘元年八月帝如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皆內侍處之餘舟數萬以載後官諸王公主百官及諸蕃客共用挽士八萬餘人以錦綵爲袍惟龍舟皆選民間美女挽之號殿脚女旌旗錦繡二百餘里所過州縣皆令獻食水陸珍奇多者一州至百輦後宮厭飫棄置道路大業四年又築

汾陽宮丁男不足。役及婦人。帝將伐高麗。東萊造舟者立水中。晝夜不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相枕。天下騷動。大業八年。帝自將東征。合十二軍一百一十三萬人。首尾亘千餘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也。高麗皆城守不下。及大敗於薩水。資械蕩盡。惟二千七百。人得歸。故楊玄感。王世充。竇建德等。四方蠡起。大業十三年。帝再幸江都。荒淫益甚。徧歷台閣。汲汲顧影。惟日不足。常酒卮不離口。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是時天下大亂。帝復命治丹陽宮闕。欲徙都之。

將作少監字文智及司馬德戡等遂謀作亂殺之於江都及其少子宗戚皆歿隋遂亡

論曰吾讀史而至隋煬此天地古今之一大變也五倫全滅萬惡集成蓋分閏陰晦之極將大開朗故害氣全鍾此異物爲唐室作鸛獺也列國盡而秦政出六朝盡而隋廣生蓋將大闢一統之新局故盡結一人之元惡如陽春之始必有冰雹且明之時更溟黯黷不大亂不大治也不然廣亦一具耳目心知者耳知有父母兄弟男女者耳何至獸心鹿行殘狠淫汙

爲禽類而甘心哉。迷樓吐焰之詩。照鏡惜顛之語。其
病狂耶。抑揚謝李崇之謠。天有以奪其魄耶。酒卮在
口。顧日不及。語云。安肆日偷。儂然如不終日。蓋自知
其絕於天矣。詩云。惟天之威。於時保之。血濺御衣。宗
亡國滅。貫盈而後報之。殆天授其惡歟。

賊臣張衡之報

初晉王廣之謀危太子也。皆右庶子張衡爲之謀。仁壽四年。隋文帝不豫。廣侍疾無禮于陳夫人。爲文帝所覺。欲召故太子勇。廣急召張衡。弑帝於大寶殿內。外知之。及煬帝立。衡以佐命有功。位不滿望。衡妾告其怨望。詔賜自盡。衡臨歿。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而嚮之。論曰。元凶滅天。造惡自煎。以狼翼虎。終爲虎啖。子亦知所作何事。而不爲人嚮。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

春秋衛莊公娶於齊莊姜，美而無子，再娶於陳，生桓公。完，莊姜以爲己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寵而不驕，驕而不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諄者，鮮矣。弗聽。」三十六年，衛莊公薨，子完嗣，是爲桓公。周桓王元年，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不和其民。九月，衛人殺之於濮。

論曰：州吁之亂，莊公釀之也。不能納石碏之諫，以端

本清源。綠衣之篇。養爲戎首。雖然。衛至輒贖。父子君
臣之間。其所由來遠矣。

宋太子劭巫蠱弒逆

宋文帝元嘉二年，袁皇后生太子劭，后曰：生兒形貌異常，必破亡國家，欲不舉，帝禁之。及劭長，黠而剛猛，屢失德，與潘妃子濬數爲宋主所撻，因與吳興巫嚴道育及公主婢王鸚鵡者共爲巫蠱，以玉刻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事覺，欲廢劭，誅濬，遲疑未決。元嘉三十年二月，太子劭乃率東宮甲士萬餘人，以僞詔入宮，命張超之弒帝，及殺大臣徐湛之、江湛等，卽位。改元，石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四月，武陵王駿舉兵討

劭。劭督兵出戰。皆放伏降。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
所。爲衆軍所殺。剝腸割心。鑿其肉生。馘劭入武庫。并
中縛而斬之。及其四子誅於牙下。濬南走。爲江夏王
義恭所擒。及其三子誅之。劭濬父子皆懸首於大航。
暴尸於市。汗漉。劭所居宮殿。道育王鸚鵡。焚灰揚灰
於江。

論曰。元凶巨惡。或有其性。抑亦風寬。耶當生不欲舉
之時。固有異乎人類者。至於不敢臨喪。以刃自守。劭
亦知天不赦之矣。梟獍哉。

寒浞殺羿

夏后氏時，羿之祖世爲射官，天子賜之弓矢，使司射。夏之方衰，羿自鉏遷於窮石，號有窮氏。夏太康十有九年，王畋於洛表，羿拒王於河，不能復反。冀都遂作五子之歌，都於王。夏，羿篡夏政，號帝夷羿，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伯明氏之讒。子弟曰寒浞者，爲已相，浞讒慝，詐僞，娛羿於田，而陰取其國家，殺羿而烹之，以食其子。子子不忍食，殺之於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夏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國寢弱，依同。

姓諸侯斟灌斟鄩氏。及寒浞殺羿而澆。既長力能盪舟。浞乃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而弑夏后。相於帝丘。后緝方娠。逃出歸於有仍氏。生少康焉。少康長爲仍牧正。澆使人求之。逃於有虞。爲虞庖正。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布德兆謀。以收夏衆。少康三十有九歲。夏遺臣靡興師討浞。伏誅滅澆於過。滅豷於戈。有窮氏遂亡。奉少康踐天子位。夏道中興。復禹舊績。

論曰禹吾無間然矣。一傳而有甘誓之戰。再傳而至

太康羿浞相篡失國者幾百年而後復豈禹之變爲家亦有未慊天心者乎不也太康失德羿浞構禍是天之未厭亂也一娠而誕少康弱旅孤臣卒以凝承新命而後知禹德之不衰也靡鬲諸臣謂非天心所相歟

長弘知蔡禍將周。

周景王二年戊午，蔡世子般弑其君，因而自立，是爲靈公。至十有四年庚午，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是年景王問長弘曰：「今之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幣厚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享蔡侯，醉執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

蔡滅之。及平王立，復蔡，伍員入吳，遂覆楚。

論曰：越范蠡云：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返，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其義可以參觀。古人之學，蓋有所本歟。

王莽盜名篡漢

漢成帝永始元年，大將軍王鳳用事，太后兄弟皆封五侯，獨弟曼早亡，未封。子莽幼孤，不得與衆比。太后憐之，莽見列侯子侈靡相競，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內事母嫂以孝敬，聞大將軍鳳病，莽嘗侍藥，不解衣帶者連月，又能交結賢士，以要名譽，振施賓客，家無贏餘。嘗家宴，列侯夫人皆衣珠玉，莽妻敝衣不曳地，時論重之。鳳死，封莽爲新都侯。帝崩，哀帝立，三年崩，莽益謙謹，遂以太后命自爲大司馬。

立元帝稱安漢公號宰衡加九錫頌德上書者四十
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因臘日進酒弑帝迎立
孺子居攝踐祚自號曰新皇帝以黃帝虞舜爲始祖
立九廟祀焉好空言慕古法匈奴入寇天下大亂漢
光武起兵更始元年遣將攻洛陽莽始懼日率羣臣
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使諸生小民旦夕
哭天以哀者爲郎赦囚徒授兵殺豨與誓曰有不爲
新室者社鬼記之兵皆散走迎漢兵至城下發掘莽
父祖墳燒棺暴尸焚其九廟九月朔兵入燒官門及

掖庭。莽猶衣紺杓服，持虞帝匕首，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是日軍士分莽身，節解鬻食之。懸莽首詣宛百姓，切食其舌。王氏遂族。

論曰：莽起外戚，而能匿情飾行，假竊名譽，班固所謂色取仁者非耶？夫心不可欺，始而欺人，終而欺天，卒至抱孺子向天滄泣，身歿人手，而猶曰天生德于予，則亦成一癡騃無知之物而已。自欺者果能欺人欺天乎哉？夫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陰邪左道以亂天

位當以莽爲罪首

董卓燃廢達旦

附呂布

卓隴西人。桓帝時爲郎中。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靈帝中平六年。何進欲誅宦官張讓等。徵天下兵。卓遂將西涼兵詣京師。及張讓殺進。劫太后與帝出宮。卓因亂遂爲司空。弑太后何氏。廢帝爲弘農王。弑之。奉陳留王卽位。是爲獻帝。遷都長安。燒洛陽宮闕。廢諸帝陵。寢收諸富民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子女。驅徙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積屍盈路。二百里內無復雞犬。獻帝初平三年。卓以弟晏爲左將軍。

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事。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築塢於鄒。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自謂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性殘忍。好殺。每朝乘車。衷甲。陳兵夾道。屯衛周匝。中郎將呂布。素驍勇。卓收爲義男。使持戟捍衛。然後出。朝廷之上。人不聊生。司徒王允。密謀誅卓。因激布爲內應。四月。帝疾新愈。卓入朝。爲布所殺。歿之日。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賈衣裝。市酒食相慶。暴屍于市。爲火炷。膾中然之。光明達曙。塢中有金三萬斤。銀十

萬斤錦綺玩好如丘山皆籍入官。子孫無少長皆殺。

呂布負丁建陽

呂布善戟法，驍勇絕技。初事刺史丁建陽，爲帳下義男。董卓謀收爲腹心，以利啗之。布遂殺丁建陽，奔卓。卓拜中郎將，每出使持戟捍衛之。受王允謀，誅卓有功，後爲曹操所殺。

論曰：卓近羌粗勇無人理，當時不內召直一番將耳。漢鼎將移，如籬落不牢，而虎狼入之，遂以成荼毒。絀廢之禍，及鄆鄆守廢，自謂大事不成，則退以自老，何

異曹。莫不失富家翁之言。真一粗莽騃蠢物耳。然臍
達旦脂膏自煎。何快也。布以梟將。兩刺其主。白門之
誅。有天道焉。

宋南宮萬弒閔公。

左傳魯莊公十年敗宋師於乘丘。魯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欲孫生搏之。宋人請之。閔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八月。宋萬弒閔公於蒙澤。殺宋卿仇牧。及太宰督。宋人立公子御說。御說奔亳。萬之子南宮牛。其黨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及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欲弗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言也。惡於宋而保。

於我得一夫而失一國。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萬素多力，陳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革破，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論曰：南宮萬以勇力聞，御母而奔，晝夜馳數百里，蓋飛廉惡來類也。犀破骨糜，天有以屈其力矣。

朱溫弑君得子禍

朱溫本碭山小民從黃巢爲盜巢敗降唐僖宗中和二年以溫爲河中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及昭宗爲宦者劉季述所幽崔胤召溫以圖匡復賜爵東平王是時藩鎮互相殺伐閹宦結黨擅政韓全誨李茂貞等劫帝入鳳翔天下大亂惟溫兵最強天復二年溫克鳳翔迎車駕還長安以溫爲太尉封梁王劫遷帝於洛陽殺帝左右二百餘人誅崔胤裴樞等坑朝士於白馬驛投之澠河遂謀禪代天祐元年溫弑帝於椒

殿立哀帝祝殺昭宗太子德王裕等九人弑太后何氏以哀帝爲濟陰王卽天子位國號梁開平元年梁主嘗與其兄全昱飲昱呼之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幸不歿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擇而罷潛位之後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次子友文婦美尤寵之欲以爲太子友珪婦不平相與謀弑率龍虎軍斬關夜入刺温之腹亦出於背以敗龜裹而瘞之矯詔殺友文而自立季子友

貞討瑋殺之。恐兄弟爲亂，乃盡殺梁子孫無遺者。不
二年爲唐李存勗所滅。

論曰：余按狂暴粗惡，未有賊如溫者。唐德不振，戾氣
偶鍾而生此梟獍。崔胤借烏頭毒藥以治虛羸之人，
國旣不支，且以自殺。哀哉！至於清流投濁，淵祖競以
後未有之慘。卒至禍來神昧，淫氣自煎，借及以刺其
腹。君臣父子出爾反爾之道也。嗚呼！天亦嚴矣。

安史子嗣

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牟山，其母再適安氏，因冒其姓。以部落破散，與安氏子思順來歸，爲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所收，爲討擊使。開元十四年，討奚契丹，敗績，當斬，執送京師。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固爭曰：「不殺必爲後患。」上不聽。祿山儀觀豐偉，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善揣人意。由是賂買左右，聲譽日起。天寶二年，帝以爲范陽節度使，寵遇日固。上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曰：「止有赤心耳。」其詖諸敏給如此。知上

寵貴妃。祿山先拜之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因請爲貴妃兒，出入禁中，與妃通焉。上嘗宴勤政樓，使祿山設金雞帳，坐御座之東，寵異無比。賜爵東平郡王，授鐵券，每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命有司爲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命中使護作，曰：胡眼大，勿令笑我。新第成，日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貴妃以錦繡爲大襜褕，使宮人舁之，名爲貴妃洗兒。上賜貴妃洗兒金錢，盡驪而罷。祿山兼領三鎮，日益驕恣，潛養契丹壯士史思明等八

千餘人畜戰馬數萬欲應圖讖以謀不軌天寶十二年祿山入朝爲楊國忠所激遂舉兵反於范陽殺節度使張介然御史中丞盧奕常山太守顏杲卿等帝命郭子儀李光弼討之肅宗至德二年祿山兩目俱盲爲子慶緒所殺後史思明復殺慶緒

賊將史思明猜忍好殺善用兵旣與祿山俱反攻陷河北諸郡兵執甚盛及慶緒之殺祿山也使思明守范陽遂不用慶緒之命慶緒旣敗乃以所部來降上大喜封歸義王乾元元年思明復叛攻陷魏州殺三

萬餘人自稱大聖燕王慶緒勢蹙乃上表稱臣於思明入營拜謝思明怒斬之以其子史朝義併其衆守鄴城朝義思明長子也無寵思明愛少子朝清嘗以朝義進兵屢敗欲斬之朝義忿懼射思明殺之并殺朝清代宗廣德元年賊將李懷仙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論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先王知華夷之不可一而限焉以其非吾族也乃至祗席之側置一異物初以爲狎之不知其爲所狎也譬若馴狼守羊終逞野心

耳然而亦有異焉。金日磾亦胡人也。忠與伊霍比。何哉。蓋犬馬知恩。鳴梟無義。以禽獸報人者。亦來禽獸之報。若非父子相夷。唐幾中滅矣。

劉守光囚父囚兄

唐昭宗時。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築館於大安山。四面懸絕。窮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采丹煉藥。悉歛境內金錢。瘞之山顛。使民間用芹泥爲錢。中外不堪。有愛子劉守光。與仁恭愛妾私通。仁恭杖而斥之。梁朱溫興兵擊盧龍。仁恭在大安城。幾不守。守光引兵入據之。自爲節度使。使部將李小喜襲大安。執仁恭囚於別室。其兄守文賂契丹以救父。守光亦擒而囚之。梁乾化三年。爲李存勗所執。先斬李小喜。

而後誅仁恭父子。

論曰。五代之際。杳冥昏黑。岌岌乎殆哉。天道方蹶。產此梟獍。然而仁恭亦有取焉。以幽州偏校。攻其主帥。藉河東之力。妄徼盧龍。旣而利乘輿之播遷。傲然拒命。旌節自有。果安在耶。天報以子。亦何異安史朱溫之禍哉。故綱目父子皆書誅。

蕭正德通賊叛父

正德梁主蕭衍少子封臨賀王。屢以貪暴得罪爲衍所黜。陰養妖士。幸國家有變。太清二年。梁侯景舉兵反。致戕於正德曰。天子年尊。奸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侯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冬十月。景以鐵騎引兵臨江。梁主使正德督大軍屯丹陽。正德遣突將數輩。詐稱載荻。密以濟景。乃引景兵圍梁臺城。劫正德約。景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官。

立之爲帝。及城開。景兵過。正德不得入。封正德爲大司馬。知爲景所賣。入拜梁主。涕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及梁主爲景所逼而死。遂殺正德。

論曰。虎狼雖殘。不啻子女。梟獍初生。卽食父母。引賊入廕。攝戈。厥月。在御無家。終亦就釜。或同泰之貽謀也。乎。生豚犬。以貽虜。

梁冀跋扈弑君

梁冀者漢順帝梁后兄也。陽嘉二年封襄邑侯。冀剛
愎狠急。嘗爲河南尹。縱暴失職。客有告其父商者。冀
因殺客而滅其宗親百餘人。父商卒。以梁冀爲大將
軍。帝崩。太子昞立。四月崩。迎章帝曾孫續卽位。時續
八歲。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使左右置毒。弑帝而
立桓帝。殺清河王蒜。及太尉李固。杜喬。暴其尸於路。
由是權傾中外。三公絕席。賞賜金錢。奴婢車馬綵幣
衣服。甲第。錫。志。四縣。冀猶以爲薄。正月朝賀。冀佩劍

入省尚書張陵叱之使虎賁奪劍。秋七月，梁后崩。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一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相尹校五十餘人，官衛近侍并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悉，故四方貢獻先輸其上於冀，其次乃及乘輿。百官遷召到門謝恩，奔走天下。冀妻孫壽引其舅女爲貴人，冀欲假爲己女，遣使殺其母以滅口。事覺，帝大怒，命尚書令尹勲持節勒羽林虎賁劍士千餘人圍冀第，冀壽皆自殺。收梁氏無少長皆弃市，籍其財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散其苑囿千餘處以業。

窮民。

論曰。梁冀恃椒房之戚。弑君據位。當其金紫滿族。而
奔走一世。何其盛也。至於一仆赤族。化爲輕煙冷風。
蕩然無餘。何異春陽之消微。冰乎。隆隆者絕。炎炎者
滅。跋扈寧幾時哉。而不有自返也。

曹操司馬懿前後九錫

漢靈帝時曹操舉孝廉爲郎平黃巾賊有功遷濟南相獻帝興平二年因董卓亂長安操遂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遷帝於許建安十八年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劍履上殿贊拜不名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操事洩夷三族皇后伏氏令父完密圖操操使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幽歿於暴室所生皇子二人皆醜殺之操立其女爲皇后建安二十一年操進爵爲王用天子車

服出入警蹕。以世子丕爲太子。操歿。丕復爲丞相。二十五年。廢帝爲山陽公。丕遂篡漢國號魏。

魏文帝時。司馬懿爲撫軍將軍。屢戰有功。受遺詔輔太子。獻卽位。景初二年。魏主獻卒。太子芳立。懿受遺詔輔政。與曹爽并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爽用何晏謀。欲樹親黨。懿遂詐病告休。乘爽出。閉城門。據武庫。殺爽及何晏等。夷其族。魏嘉平元年。懿自爲丞相。加九錫。殺楚王曹彪。置諸王公於鄴。監禁之。懿卒。以其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殺中書令。

李豐太常夏侯玄諸大臣不附已者廢帝后張氏并殺其父光祿大夫張緝亦如伏后之歿嘉平三年廢其主芳爲齊王遷之河南迎高貴鄉公髦立之師歿弟昭代立自爲晉公加九錫使賈充刺髦於闕下號晉王以子炎爲世子即皇帝位魏遂亡自丕篡漢至司馬懿父子纔三十載而事多相類

論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至漢而以匹夫崛起乘秦鹿之衰是皆有道焉九錫之謀始於魏因於晉其後奸臣謀國類以此爲即真之階種種不可紀故於魏

天東

卷之十

大逆

三六

晉書始誌亂首也。其後九錫多不書。

霍比毒后滅族

漢宣帝本始三年，大將軍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皇后許氏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身，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即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置爲后。霍光卒，封子禹爲

右將軍兄孫山爲列侯。以秦車都尉領尚書事。昆弟諸婿皆據權要。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會有言霍氏毒殺許后者。顯恐洩被誅。遂與禹山等謀反。事覺。禹山腰斬。顯及諸女昆弟長幼皆弃市。諸婿姻屬相連坐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

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周公何以加焉。然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遂至顛覆。哀哉。余讀綱目。未嘗不爲光惜也。當妻顯弒后。光實未知。及

顯以實告，光即當誅其妻以請死，尚可自贖，乃匿罪不發，私女爲后，又安逃乎弑逆哉！死纔三年，子孫族滅，天爲許后復仇也。

江充殺太子。

漢武帝時，江充爲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召與語，大悅之。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待從軍擊匈奴。貴戚子弟叩頭求哀於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千萬。上以充爲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勅士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

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視鬼，染汗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坐，掘地求蠱。又使蘓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以次及皇后太子。宮中掘地，縱橫無復施床處。云於太子宫得木人甚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不知所出，乃詐爲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

之後武帝殺太子因田千秋之諫遂族江充家焚蘓文於橋上。

論曰非江充殺太子也武帝自殺其太子也充本陰險小人。姬而寵之以嚙物爲奇。安得不屑人父子也。養狼而使視稚。其不盡食稚者幾希。武帝窮兵極慾。陰殘之氣及於骨肉。天也。吾於江蘓也何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堯母之命。小人有以窺其隙矣。

賈后毒潘弒母附賈午

晉惠帝后賈氏，賈克女也。晉武帝以克弒魏主，髡於南關，爲有功晉室，故立其女爲太子妃，是爲賈后。后妬忌多權詐，後宮有孕者，子隨刃墮。事太后楊氏，不以禮。及武帝崩，嫉楊駿專政，謀誅駿，廢太后，遂與黃門董猛等召楚王瑋，誣駿與太后謀反，殺駿，夷三族。駿妻龐氏，太后母也，詔欲原之，賈后付廷尉行刑。太后呼天號叫，截髮稽顙，上表於賈后，稱妾請全母命，皆不省。卒殺龐氏，廢太后爲庶人，於金墉城絕其膳。

八日而卒。覆而殞之。又殺太宰汝南王亮及楚王瑋。廢太子適爲庶人。尋殺之。淫虐日甚。與太醫令程據等私通。穢彰中外。永康元年三月。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現。趙王倫矯詔。勅三司司馬開門。夜入廢賈后爲庶人。亦置於金墉城。賜金屑酒而死。賈氏皆族。

賈午

南陽人。韓壽。美姿容。善辭令。賈充辟爲掾。每燕集。其少女賈午。窺而悅之。女光麗艷逸。贈壽以異香。遂通焉。充秘之。因以妻壽。生子謚。賈充死。無子。以謚嗣。謚。

繼克佐命之後，襲封食邑。又恃賈后內戚，驕恣奢靡，海內輻輳，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轉侍中秘書監，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與兩宮太子遊處，不爲之屈，權過人主，至鎖繫黃門侍郎，其威福如此。及趙王倫廢賈后，召謚於殿前戮之。韓壽早卒，其兄弟與賈午皆伏誅。

晉書云：克初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克所在，其帳下都督周勤晝寢，夢百餘人引克至一府，侍衛甚盛，一人南面坐，厲聲責克曰：爾何敢毀吾家事，終當

使汝系嗣。歿於鐘簾之間。犬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竟忽然還管。神氣昏喪。經日乃復。其後謚歿鐘下。賈后服金酒而歿。拷賈午竟用大杖斃之。果如其言。

何后弒董太后

董太后爲漢桓帝貴人，生靈帝及帝立，尊爲孝仁太后。以兄子董重爲驃騎將軍，靈帝光和三年立貴人何氏爲后，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何進爲侍中，後王美人生子協，后醜殺美人。董太后收協養之，以是不和。中平六年，帝疾篤，何后欲立辯，董后欲立協。帝崩，卒立皇子辯，封協爲陳留王。故何進與董重權執相危，何后亦排斥董太后，日夜忿詈，進與后謀，誣太后交通州郡，不得留京。

師遂遷之河間舉兵圍驃騎府使重自殺董后亦暴崩由是人心不附何氏後何進欲誅宦官召董卓詣京何進爲宦官所殺董卓亦弑何后而立陳留王遂以亂漢天下

論曰漢之微也實由何進何后之立天正以危漢室也荼毒弑母當其收斂之時已不兩立矣卒之何后雖誅漢室亦微雖誅百何進何蓋哉后生屠家故母儀不可不慎也

劉婕妤爭坐廢后

恭哲宗元祐七年冊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都虞侯孟元之孫賢淑有女儀太皇太后愛之備六禮冊爲后紹聖三年宮中劉婕妤有寵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倚簾背立后閣中陳迎見訶之不顧后亦不平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故事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使從者易座與后等衆嬪御不平因傳言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立尋復坐則或且撒去婕妤座矣婕妤坐空仆不

能起。因懟不復朝。泣訴於帝。內侍郝隨趨附之曰。勿戚戚。此座終當爲婕妤有也。會后女有疾。呼女醫出入宮掖。與尼法端俱爲禱祠。婕妤好以魘魅上聞。詔鞠之。逮捕宦官宮妾三十餘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覆錄。郝隨以言脅之。御史懼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孟后出居瑤華宮。時宰相章惇陰附劉婕妤。欲立爲后。故與郝隨構成此獄。天下冤之。元符二年。立婕妤好。劉氏爲皇后。三年。帝崩。無子。徽宗政和三年。劉后干預外事。以不謹聞。遂命自殺。

年三十五謚昭懷靖康之亂王后諸妃主被虜皆北
遷獨孟后以廢居私策獲免及高宗立尊爲隆祐太
后至紹興中以壽終

論曰人君端冕迎婚將以爲天地宗廟神人之主非
苟焉而已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親之主也人政之大者也媿好市寵佞臣構禍僭
者蒙誅廢者免難何天之巧於授人歟

韋后 附上官婕妤

唐神龍元年，中宗復位，立韋氏爲后。初，帝爲武后所廢，與韋同幽閉，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日復見太平，當唯卿所欲。及復位，上每臨朝，后亦施帷帳於殿上，如武后焉。帝嘗使后與武三思、雙陸爲之點籌。后遂與三思通，內外相爲奸惡，殺張柬之等五人爲武后報仇。又與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通，恐事泄，不自安。景龍四年，於餅中進毒，弒帝於神龍殿。臨淄王隆基起兵討之，韋后及上官婕妤、武延秀

等皆伏誅。屍韋后於市。諸韋襁褓無免者。上官儀女名婉兒。配入掖庭。辨慧能文。明習吏事。武后寵之。使掌制命。拜爲婕妤。武后崩。中宗復位。婉兒黨於武氏。與武三思通。復薦之於韋后。后益寵幸。勸韋后襲武后故事。改易制度。誅戮大臣。與武三思及駙馬武崇訓。宗楚客等。表裏擅權。請謁受賄。降斜封墨勅。官數千人。立婕妤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公卿。往往從之。遊以求進。取景龍二年。以上官婕妤爲昭容。及韋后弒。中宗昭容誅。草遺制。立太子。以皇后知政事。及臨淄。

王隆基起兵討韋氏。遂被殺。

論曰。韋后要房陵私約。爲司晨先券。復辟之後。踵脩積醜。其所由來漸矣。敗衞弛轡。奔馬莫制。卒歿其手。雖惡婦藁街。更何益哉。婕妤便佞。附狗屠龍。陰陽一大變矣。

王敦滅親叛主

晉永嘉中敦爲楊州刺史都督征討杜弢之亂敦兄澄名冠海內爲荊州刺史敦以名出澄下誣與弢謀反殺之及杜討平敦進爲鎮東大將軍督江揚荆湘交廣諸州軍馬潛蓄異圖驕橫莫制敦從弟稜苦諫之敦怒密使人激其叛將殺稜剛愎陰狠宗族疆戚故成篡志晉元帝永昌元年敦舉兵反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顛改易百官然後還鎮元帝崩明帝大寧元年敦移屯姑熟自領楊州牧與尼

王舍及錢鳳沈充等俱反。水陸五萬奄至。帝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遣將軍段秀等大破之。敦遂憂歿。斬鳳及充。傳首建康。發敦屍。跪而斬之。敦黨悉平。

論曰。哺乳多則生癆病。富貴盛則致驕疾。王敦以江南地望。兄弟持衡。遂起叛亡之逆。勢使之然也。蓋亦有天性焉。殘滅骨肉。眼白多殺傷。雖藁街亦未償其暴。此王導所以有可罪也。

柳燦輔賊負國

唐昭宗時，朱全忠劫遷帝於洛陽，柳燦附之，遂以爲相。燦性傾巧，爲全忠腹心，恣爲威福，譖殺裴樞、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凡門胄高華，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爲浮薄，殺之於白馬驛，投尸於河，遂有清流之禍。天祐二年，全忠弑帝，欲急受唐禪，使柳燦與其黨蔣玄暉、張延範等謀之。燦欲先加九錫，全忠大怒，以爲燦觀望，懷異，車裂廷範，玄暉於都市，斬柳燦於上東門。燦臨刑，仰天自呼曰：「負國賊柳燦，死其宜矣！」遂滅。

族

論曰。爍以豺翼虎。卒爲虎啖。滅族殞身。仰天自憐。乃有頌過之言。嗚呼。殺百爍兮。何足贖白馬之冤。

李勣立武亂唐

唐太宗貞觀中，李勣爲行軍大總管，專任征討，甚寵任之。嘗有疾，帝爲剪鬚合藥，帝崩，遺詔高宗以勣爲左僕射。高宗永徽五年，帝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欲立爲后，大臣褚遂良入，皆苦諫，勣解疾不入。及他日私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昭儀爲后，褚遂良等固執以爲不可，此事庸可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及武后立，廢帝疏子，滅唐爲周。歷中宗、嗣聖元年，勣孫李敬業起兵揚州，傳檄討武氏。

卷之十一
之亂爲武后所殺。追削李勣官爵。發塚斷棺。復姓徐氏。

論曰。勣唐功臣也。賜姓李。人主至爲剪鬚合藥。際會隆哉。當高宗嬖武亂倫。不能死諫。逢君以怙寵。不幾一言而喪邦乎。勣爲子孫計耳。未幾敬業舉兵。而武滅其家。種棘自刺。藏刃自割。天道定乎哉。然吾於敬業有取焉。以幹蠱而敗家。當啞勣於地下耳。

周宋黃袍受禪

五代郭威爲漢侍中樞密使鎮鄴都留後督諸將以
備契丹漢隱帝乾祐三年嬖倖用事恨爲大臣所制
殺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史弘肇等遣供奉官孟業
齋密詔殺郭威事洩爲威所得因舉兵向內漢主承
祐出奔爲亂軍所殺威入城誅首惡者數人奉太后
臨朝欲立武寧節度使劉贊未果威將兵禦契丹至
澶州將士忽大譟曰天子須郭侍中自爲之裂黃旗
以避威體呼萬歲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箋請奉

漢宗廟太后下詔授符寶遂卽皇帝位國號周改元
廣順殺贇於宋州廣順三年周主威歿世宗立顯德
元年以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六年世宗歿太后臨
朝少子宗訓立加匡胤太尉歸德節度使聲言契丹
入寇遣匡胤率兵禦之兵至陳橋驛將士石守信等
聚謀曰主上幼弱不如冊點檢爲天子相與羅拜匡
胤以黃袍加身衆皆呼萬歲擁之還汴廢宗訓爲鄭
王遷持太后於西宮卽皇帝位國號宋因以代周

論曰孟方水方孟圓水圓輕重毫髮何其銖兩平也

元人曰汝國得天下以小兒亦失天下以小兒宋報
周元復以報宋軌往轍環作法固涼哉

張彥澤賣國殺身

五代石晉彰義節度使張彥澤率兵拒契丹不戰而降爲契丹前導斬關而入宮縱兵大掠與閣門使高勳有怨殺其叔及其弟并殺宰相桑維翰等都城爲之一空迫晉主重貴草詔迎降左右皆流涕晉主使人召彥澤求援笑而不應徙晉主於開封府契丹主怒其專恣遂斬彥澤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勳乃剖心以祭灰者凡被害之家破腦取髓爭鬻其肉

論曰賣國於夷俘主爲虜主泣求援臣笑而侮快怨

屠城欲族高勳高勳監刑反剖爾心孰謂天道不臨
汝身

劉黑闥鉏菜爲賊

黑闥彰南人，少驍勇，初事王世充，使守新鄉，爲竇建德所虜，署爲將軍，屢將奇兵克敵，封東漢公。及唐滅世充，建德其故將有居間里爲民患者，詔悉徵之，于是高雅賢等懼誅，謀亂，因相與詣彰南，約黑闥起兵。昔黑闥方家居種蔬，卽殺耕牛饗衆，定計聚衆，襲縣據之，自稱大將軍，諸州響應，兵勢大振。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唐高祖武德三年，黑闥自稱東漢王，攻元唐遣秦王世民征之，大敗奔突厥，至饒陽從者數

十人餒甚。爲其將葛德威所執。送唐斬之。臨刑嘆曰。我方在家。鉏菜爲高雅賢所誤。至此。

論曰。彼鉏菜者。去帝王遠甚。甘心作賊。歿而後悔。此班彪所以作王命論乎。

魏博悍卒

初魏博節度使田承嗣。選募驍勇五千人爲牙軍。厚其給賞。以自衛。名外宅男。自唐藩鎮禍起。皆得自稱留後。故魏博之卒。日益驕橫。往往誅族舊帥而易之。天子拱手而已。自史憲誠以來。五。六。十。年。皆聽命於牙軍。力不能制。唐昭宣天祐二年。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借朱全忠之兵。潛遣人入營。斷其弓弦甲襠。合擊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

論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唐自藩鎮不掉。故軍吏亦

得以長其傲。此上之人有以教之也。日坑八千。天之
怨積惡甚矣哉。

陳友諒弒主爲賊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元至正十七年，會徐壽輝兵起，往從之，爲簿書椽，領兵爲元帥，攻掠諸郡。友諒攻破龍興，壽輝欲徙都之，友諒恐不利，謀弒壽輝，遂自稱帝，國號漢，驕奢無度。至正二十三年，我太祖諸將討之，大戰於鄱陽湖，友諒中流矢，貫顛而歿。其子陳理敗降。後有以友諒鏤金床進者。

太祖曰：此與孟景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奢靡如此，安得不敗，立命毀之。

論曰。按友諒功業已成。犄角幾出。峙矣。至其謀弑壽
暉。是篡賊也。賊安能成大業乎。蓋天生此輩。爲我
太祖作鸕獺耳。鄱陽貫顛。摧枯拉朽。殆天授非人力
也。嗚呼。皇明巍巍大哉。